

上海夢

瞿宛文

台灣是個移民社會，流行的移民地點也不斷翻新，除了美加紐澳之外，還有如南非貝里茲等都流行過，不過這次上海這個新目的地，好像有些不同，特別引人注意，不過不同在哪裡？

在任何團體中表示不滿的方式可分成兩種，一是離開(exit)，一是發聲(voice)，亦即留在團體中提出異議繼續參與。有人認為後者比較有助於建立長期制度，不過移民社會有它的活力草莽特性，優劣並非決然分明，重要的是要保持開放性，不要又以移民性格為特色，又搞排他的、道德性的認同政治，搞的人格分裂。

我們可以區分一下兩種移民方式，一種是與台灣企業全球化有關，權且稱其為全球化，另一種則是純移民。

前者指涉的是台灣企業到其他地方投資設據點，而引發的人員的移動，是台灣經濟關係的一種延伸，並且繼續與台灣經濟母體維持關係。台灣企業的全球化範圍雖在擴大中，但仍相當有限，並且大陸的比重越來越大。

台灣企業對外投資的型態可分成兩種，一種是到工資更低的地區找生產代工基地，一種是到市場所在地去耕耘（多半是美國以及其他先進國），或是經營行銷或是去取得技術。生產代工基地原先以東南亞為重，後來則以大陸為主，此外還有些許中南美（為了配額或北美自由貿易區）及其他落後國家。

純移民的型態也可以目的地來區分，分為去先進國的與去落後國家的兩類。除了留學生之外，去先進國的台灣移民，比起當地居民，所擁有的競爭性資產較少，在發展機會上處相對弱勢，因此消費性移民較多，尤其是社會菁英「內在美」式的移民。去落後國家的台灣移民，則一般而言，比當地居民擁有較多的競爭性資產，在發展機會上處相對優勢。這兩個範疇很清楚，與台灣的相對地位清楚，與台灣基地的競爭性不強，不會引起疑慮與妒恨。

我們並沒有台灣移民的確切統計數目，內政部網頁只提供了幾個移居重要國家的數字，大致說來近八年來，每年平均約兩萬人左右，移民美加佔幾乎八成，紐澳佔兩成，南非百分之一。至於移民到落後國家的數目則就不可考了，不過顯然並不多。

在此架構下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洛杉磯與上海，做為台灣移民目的地的地位差異。洛杉磯的台灣僑民數目甚多，除了留下來的留學生之外，因應台灣企業全球化（市場發展型態）而去的數目應不多，而主要是消費性的純移民為主。

至於上海呢？因應台灣企業全球化的移民不少，型態則兩種皆有，亦即大陸是台商的生產基地，但是台商也著眼於大陸未來的市場發展。大陸雖無疑是如假包換的落後國家，但居然也開始是台灣純移民的目的地，並且兩種移民型態皆有，有去落後國淘金型態的純移民，但也有留學以及其他純消費的移民型態出現。

再則，就未來發展性而言，往美國洛杉磯的移民已經大至穩定，未來雖仍會成長，但發展應相當有限。另一方面，往上海的各種型態移民，都可能會快速成長，發展空間甚大，並且是每一型態的移民都會繼續成長。這背後的大環境當然是台灣與大陸日益密切、方興未艾的經濟關連。

原先我們是以目的地是先進國還是落後國，來區分移民型態，來掌握台灣的相對地位，但是上海的案例卻顯現一種複雜性，無論是全球化或純移民，到上海的移民都同時包含先進型態與落後型態，這導致台灣相對定位的混亂，也顯現了台灣與大陸錯綜複雜的關係。

發表於文化批判論壇第七場：移民、淘金、上海夢！？2001年9月29日，文化研究學會主辦。